

雙城記

何冀平

九月三十號，一早接到微信，在故宮讀博士後的小友，請我下午共同去故宮看《千里江山圖》。晚上有國慶招待會，四點就得入場，只有上午。

《千里江山圖》是宋代王希孟所作，以長卷描繪了連綿的群山江河湖水，亭台樓閣、茅居村舍、長橋、魚船、飛鳥，行者，描繪精細之極，景物繁多，氣象萬千，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身在京城，很想去看，但聽說觀期有限，觀展人極多，先要排隊拿號，再排隊進展廳，最少要排兩個小時或者更多，想想就怕了。小友有故宮研究院朋友，可以先幫我拿號。機不可失，馬上跳起來就出門口。住所離故宮很近——只有五六分鐘車程，上了的士一路向午門進發。

十一佳節花團錦簇，大街上滿是人，車堵得不得了。輾轉行到轉向天安門的路口，午門就在前方，車停下不走，今天天安門有重要國事，全線戒嚴，別說車，人都不能過。下的士，向東奔向下兩個路口，同樣站滿警衛，寸步難行。小友來電話，天安門廣場有活動，人和車不能橫過長安街，午門是進不去的了，叫我快轉神武門——故宮南門。滿身大汗再下一程，依舊不准過。只有奔向王府井，如果再不准過，就去不成了。好彩這

千里江山圖

裡未封街，穿過長安街，坐上往故宮公共汽車。

小友的朋友已經等在神武門，連聲致歉，說不該請我今天來看展，而且領的九點半的號就要到點了。她帶我穿走故宮內部通道，這裡是三文宮牆西側，當年守宮衛士住所，現是故宮研究院和辦公所在，不向遊人開放。快步直奔午門，她說，能利用的便利全用了，但是看展覽，必須排隊，很有可能得排一兩個小時，既然已「過五關斬六將」，就勇往直前吧。

來到午門城樓，巍峨城樓下，圍繞着長蛇般的索道，這些日子，烈日下天天排滿參觀《千里江山圖》的人，今天竟然空寥寥沒有一人，難道今天停展？一身熱汗又變了冷汗。原來，天安門有國事戒嚴，遊客暫時不能由午門進入，每日最少八萬人的故宮，今天極少遊人，參觀當然不用排隊，天哪，真是大喜！

順利登上城樓，進入展廳，從容觀賞了仰慕已久的傳世之作，真品就是與印刷品和書上的不同。觀者年輕人為多，認真仔細小聲議論，久久不去，心中不免欣喜。走出展廳，買了些紀念品，價格不高還很精緻。戒嚴尚未解封，只能出東華門。獨自行走在高高的宮牆之上，下面是護城河，無人的古老宮幃，靜謐安詳，別一番景象。

此山中

鄧達智

導演許鞍華與資深演員兼歌手葉德嫻，繼得獎無數的電影《桃姐》後再下一城，不計威尼斯影后光環、活靈活現演出《明月幾時有》主角周迅的母親次要角色，其優秀演繹觀眾席上無人不服。

十一月底台北金馬獎公佈結果兼頒獎，《明月幾時有》獲好幾項提名，包括女配角的葉德嫻及男配角的梁家輝。

台港兩地電影出品愈來愈少，除非北上參與內地製作，能幸運不斷接拍港產片的演員非常稀有；一而再再而三獲最佳演員榮耀三屆影后惠英紅是奇蹟（今季金馬影后提名榜上有名），頗長一段時間與電影界幾乎絕緣，葉德嫻憑其帶幾分神經質演繹吸引無數隱形粉絲，縱使平常不現身，只要有她的電影，勢必似舊時現身購票撐場。

歌唱方面更甚，視葉德嫻為偶像、封曾經唱過的歌曲為永恒金曲之歌迷數量頗眾，筆者絕對是其中忠實一員；《邊沿回望》、《幸運是我》、《

倦》、《明星》、《星夜星塵》……從未間斷、陪伴左右。

演繹一名戰時地下工作者的母親，葉德嫻將《明月幾時有》緊張關頭化作小小幽默，將生死關頭轉化點點希望，讓銀幕下的我們情緒得到中和。葉德嫻善於運用眼神、面部表情及逗人的小動作，猶如透過熒幕或銀幕與我們面對面溝通、打招呼，這份隔個空間仍然瀰漫的親和力並不尋常，影迷我等，循着微溫淡入，常得驚喜。



■葉德嫻在《明月幾時有》的精湛演出。 作者提供

葉德嫻明月時時有

隨想

興國

長輩曾說，年紀愈大愈是記起孩提時代的往事。

真的，今年的中秋前夕，忽然想起自己在孩提時代的中秋節，吃的是月餅、菱角、小芋頭、楊桃和柚子，然後在剝開的整個柚子皮的中央，插上蠟燭，就帶着這樣製成的燈籠，和兒時玩伴在街上到處亂逛。

想起孩提時代的中秋，是因為前些天看了周作人作詩、豐子愷插圖、鍾叔河箋釋的《兒童雜事詩箋釋》（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分兩冊，一冊是周作人自己用毛筆手抄的兒童雜事詩，一冊是附有豐子愷插圖的鍾叔河箋釋，因為臨近中秋，所以先看了周作人寫中秋的情景：「紅燭高香供月華，如盤月餅配南瓜。雖然慣吃紅綾餅，卻愛神前素夾沙。」

於是憶起兒時的中秋，好像並沒有供奉紅燭拜月，亦沒有南瓜可吃。那時的月餅，都是切成四塊，每人分得一塊來吃。

再看鍾叔河的箋釋，才知道在紹興這個地方，在周作人孩提時代，祀月的月餅從四兩起大到十斤一個都有，更有四色水果和南瓜、西瓜及北瓜。不知周作人孩提時代在供桌前磕過

消失的孩提時代

頭，守至燭殘月西之時，分得的月餅有多大？如今講究健康，月餅都往小小的去製造，醫師更勸告年紀大的人，少少地吃。其實，一年才有一個中秋節，多吃一塊又何妨？

詩中說的紅綾餅，鍾叔河在箋釋裡說：「五六十年前長沙『三吉齋』等南貨店亦曾製作供應，我們稱之曰『紹興餅子』，不知為何後來卻慢慢地不見了。」這自唐代就為宮廷喜吃的紅綾餅，不知現今的紹興還有沒有商家在懷舊下重新製作？抑或隨着我們已然消失的孩提時代那樣，或者像周作人自己以毛筆手抄詩那樣，全然在市場上消失？



■柚子

網上圖片

古今談

范舉

有一張報紙的標題：「古絲綢之路訪唐朝的名城」。看後，令人不禁失笑。今天如果我們沿着古絲綢之路走，應會發現許多唐朝的城郭和偉大的建築物，都已經蕩然無存了。

唐朝的著名城市，經不起科技的進步和交通路線的盛衰起落，終於被淘汰了，或者被邊緣化了。許多唐朝時期的著名城市，都變成了廢墟，或者成為了一個地理名詞，現在已找不到唐朝時代的任何建築物了。

最明顯的例子，唐朝的長安城，自從經過安史之亂、吐蕃入侵、黃巢起義，已經被戰火破壞了，沒落了。我們熟悉了的碎葉城，也沒有昔日的古建築留下来了。至於樓蘭、精絕、高昌、怛羅斯、阿斯特拉罕撒馬爾罕、布哈拉的絲綢之路的古城沒落了，所有的唐代建築已經蕩然無存。

出現這種景象，和氣候變化、戰爭、政治變動、科技革命、運輸交通模式的轉變有莫大的關係。樓蘭、精絕、高昌、交河的衰落，和氣候出現巨大變化及失去水源有重要的關聯。海運的興起，曾經使古老的絲綢之路在宋代以後逐漸沒落。唐代是絲綢之路沿途貿易活動的鼎盛時期，在唐代王朝滅亡後不久，令人聞風喪膽的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大軍征服了橫跨中亞大部分地區的廣闊領土。

絲綢之路於是成為蒙古帝國各部落間重要的交通線路。忽必烈統治期間，更多的歐洲人冒險沿着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這些旅行者中最出名的就是馬可波羅，他的所見所聞後來被一位意大利傳奇小說家記載下來，寫成了非常精彩的東方見聞。十四世紀時，蒙古帝國瓦解，明朝實行閉關政策，加上「海上絲路」的發展，陸上的絲綢之路不得不走向沒

落。十六世紀以後，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繼而出現了工業革命，緊接着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歐洲整個注意力的焦點，集中在新航線，海上貿易的焦點集中在歐洲和美洲，亞洲地區反而被遺忘了。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開始崛起，中國的北斗衛星使得中國到歐洲的火車班列，能夠和物流網互相接通，把各國的海關通關電子化，十四天之內，就能把中國的商品運到歐洲地區，歐洲的工業產品包括汽車，低成本運到中國。中國的高鐵、公路建築、水力發電站、核電站、碼頭建設技術，又再度吸引了「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各國都知道中國的交通設施和基建技術，是全世界最好，也是最便宜的，紛紛加入到「一帶一路」經濟對接合作區」。

絲綢之路又在新的科技條件下、新的國際形勢下復活起來。通過絲綢之路的歷史，我們可以認識一個真理，世界上沒有永遠屹立不倒的城市，時代在進步，形勢在變化，科學技術在突破，任何城市，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不能做到適者生存。

香港能否長盛不衰？或者在高科技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走錯了路，無法搭上經濟發展的快車？從而造成香港的衰落？現在正是香港在找尋歷史答案的十字路口。

香港的反對派提出了「去中國化」、反對基本建設和內地接合、反對「一地兩檢」，反對融入大灣區計劃，反對香港為「一帶一路」服務，更加提出了「港獨」可以在學校裡面宣傳，可以說，這是反歷史潮流的，讓香港與世隔絕的壞主意，香港人如果聽信了這一套，香港很可能急劇衰落。

百家廊

采拉

開始學畫，就怕不像。畫什麼非得努力用心去把那事物描摹得跟老師的作品如出一轍才覺得自己高明。

上課時間，老師剛一開始提筆蘸墨，心情便跟着緊張，睜大眼睛格外留神老師的每一筆劃，希望模仿得一模一樣。越是如此，難度變得越高。不知是手勢不對，或視覺有問題，臨摹作品完成後，一看，和老師的樣板大有差距。問題在於，畫的明明是同樣的花同樣的枝幹同樣的構圖，當兩幅畫擺放在一起，立見高下。懊惱地看老師改畫，聽到老師諄諄善誘：「不要像我，要畫你自己的畫。」

畫自己的畫。念着念着，完全明白意思，然而，如何畫自己的畫，成為學畫人永恆的追求。

描摹一段日子，漸漸知曉，風格在個人。老師特別給我們說「人各有體」的故事。王羲之的妻子名郗璿，來自書法世家，亦是書法家。傳說王羲之喜愛張芝的草書，成天摹臨，有天晚上，坐在床上讀張芝之書帖，手指一邊在床褥上畫寫，不知不覺畫到妻子的背上，妻子笑對他說：「人各有體，不以身為體，在別人身上畫什麼呢？」這句話對王羲之等於醍醐灌頂，他從此不再模仿，最終創造了自己的風格。

「人各有體」的故事老師重複多次。但要用自己的體豈是那麼容易的事？有時遇畫家朋友，他們很大方公開分享創作領悟：「放下，放鬆。」畫家朋友黃乃群生前教課時，最喜歡跟學生強調：「你的筆要放鬆，放輕鬆。」急躁性子的黃老師重複講兩次，就搶過學生手上的筆，邊示範邊說：「像這樣，你看，鬆鬆，鬆鬆的，明白嗎？」看是明白的，聽也是明白的，但自己手上的筆要鬆鬆的，首先必須要有一定的基礎，拿毛筆拿到某個熟稔的程度，才有可能鬆鬆。作為超齡學生，還有些學生只受英文教育，平時甚至沒拿過毛筆，如何鬆法，是另一門「藝術」，甚至可說是「哲學」呢！

油畫家王耀麟是老朋友，知道我喜歡畫畫，見面就鼓勵：「畫就是，不要管畫什麼，下筆去畫，隨心所欲地畫。」他是自然主義者，說得似乎人人都可以一拿起筆，就隨意勾勒，順其自然。他的招牌動作就是聳聳肩，一副沒什麼難處的，「不要怕，就是畫，筆下去，你的心會教你怎麼畫。」

真是感謝這些把我當天才的畫家朋友，不是天才的天才聽話地胡亂塗鴉，塗來塗去

的，果然也塗了一些東西出來，感覺還真不錯。後來發現沒有系統訓練也有其他好處，就是不受傳統束縛。認真說來根本沒有機會有傳統，僅僅是把自己喜歡的題材用自己喜歡的手法，再加上合自己心意的顏色，畫了自己感覺滿意的作品，裱出來掛上去，看着自家客廳牆上懸掛的，居然是自己的圖畫，不敢洋洋得意，卻覺心滿意足。

一個時期過去，回頭看舊作，便見瑕疵，自我安慰說，我又進步了。尋着作品的缺點是好事，起碼不敢再沾沾自喜，同時也揭示自己對藝術創作有點小領悟。這段時期，從北部到中部，在不同的州屬，搬了將近十次房子，每次都有無限的感傷，遷居時嫌麻煩，一路丟棄許多東西，始終沒有放下繪畫。

藝術創作，不管是文學或者繪畫，皆具有療傷和宣洩作用。以寫作和繪畫來釋放心靈，表達自我的心意和心緒感覺很快樂，所以堅持不懈。繪畫作品跟文學作品極其相似，後期的散文，有許多看起來像旅遊文學，事實要真的跟着文章行走的話，裡邊尋不着任何旅遊資料，沒行程表，沒車票費用，缺乏去哪兒玩，到哪兒住的資訊，更不用說什麼當地特色食物飲品等等，亦無路線圖，看似「一直在路上」的文章，仔細閱讀，說的是作者的心靈路線。

寫作和繪畫不過是一個載體。創作者借用外在世界來表現個人的內心世界。組成繪畫的技術部分是點線面，但在點和線和面完成以後，呈現的還是作者的心靈層面。藝術應該給予體會，不單是停留在觀看的階段。這叫我不是那麼在意圖畫裡的像與不像。離現實最近的藝術家屬於現實主義，或說寫實主義，離現實距離遙遠的藝術家屬於抽象主義。但勿將我歸類於這兩個主義。我兩個都不是。

講究隱私，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更多。儲藏內心的，純粹是自己的，別人理不理解，沒什麼意義。無法否認在創作時，忍不住洩露個人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這並非刻意，所有的藝術創作，一定加了许多想像，然而，很難不顯露個人的思想。人對自己不了解或不知道的事物，無法掌握。當作家或畫家說全篇全幅皆虛構，那是一種掩飾。

一邊創作一邊擔心完全洩露自己，有時蓄意朝相反方向走。比如向來鍾愛黑白，不近艷色，在圖畫裡卻大紅大綠，試圖從絢麗色彩中尋找一些從前忽略的，沒有注意的東

如何管制槍械？

到底是第幾宗的大型槍擊案？多得已經難以計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拉斯維加斯的槍擊案是美國史上傷亡最嚴重的，相信亦再次引起槍械管制的廣泛討論。

早前在美國總統大選時，特朗普曾經講過「If Crooked Hillary got elected, you would not have a Second Amendment, believe me.」Second Amandment（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於1791年正式實行，保障咗美國人民備有及佩戴武器（firearms）嘅權利，可以話同現今美國眾多的槍擊案不無關係。到底，這一條究竟究係怎麼一回事？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大意就係指紀律優良的民兵部隊對美國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持有並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在此條約開始初實行之時，美國尚未有良好嘅維持治安系統，人民需要自衛，對抗土著以及來自歐洲的侵略者甚至打獵。加上剛剛以軍火推翻英國統治成功獨立，第二憲法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deterring tyrannical government，賦予人民對抗暴政統治，所以在該時候此憲法實屬必要。

可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很多以往必須的條列會變得不再適用。今天的美國，實在看不到擁有槍械以自保的必要性。就算說到對抗暴政，說實話給你一支槍拉起一群人就可以跟政府搞對抗？不見得吧。

不過，很多共和黨人不認為槍械所引致的暴力問題嚴重，甚至認為加強槍管無助減少槍械有關罪行發生，（順帶一提，全美步槍協會與共和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導致美國立法槍管遙遙無期。說實話，雖然劫機、炸彈等同樣可以造成大殺傷事件，但相較起使用槍支按下扣扳實在複雜太多太多，所以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加強槍管長遠來說一定可以減少此等暴力事件發生。

以上乃小弟的淺見，純屬學術討論，畢竟我又不是美國公民，可能會對其文化及歷史認識有所不足。至於借此悲劇去作諷刺抽水之事，實屬涼薄，罪過罪過。

借筆墨寫天地萬物

西。多年保持距離的鮮麗色彩就這樣在圖畫裡響亮登場。用響亮，因為畫了以後，發現顏色有聲音。

色彩在我的圖畫裡強勢噴薄，也許是隱藏多年以後的爆發力度吧。我常用兩個顏色，一是青藍，一是桃紅，用過以後，發現這是娘惹最喜歡在她們的衣着打扮時採用的主色調。居住在檳城的人很難不受到娘惹文化的影響。

艷麗的顏色在去年年底變成是我的哀傷。2016年12月歲杪，突然在臉書上，接到C逝世的噩耗。難以置信，不願意相信，更不願意接受C永遠不在了。

分別居住在不同國家，平日極少見面，偶爾喝個咖啡，大多時候匆促相聚，2015年就在我答應到福建辦巡迴畫展之前，C說要到檳城來看我的作品，同時與我交流。其實是我開口要求他指點，當我的老師。C說我的作品有自己的格調，不必他教導。但他很願意過來看我。他建議8月，我正好出國，我們約了12月相聚。他鼓勵我不膽地把鮮麗的顏色加入我的水墨畫，C說創作就是要試驗和實踐，不敢嘗試，永遠沒有突破。在這之前，他不斷給我電郵許多他認為對我的藝術創作有幫助的電子鏈接，讓我參考。

見了C回來以後，不再猶豫，不顧一切，讓亮麗明艷的顏色在我的水和墨裡當配角，聽從C的建議，儘管色彩繽紛絢麗，卻不許喧賓奪主，因為水墨畫應當以水和墨為主。

那天在酒店大堂的相聚，我們各自都只要了一杯清水。借筆墨寫天地萬物，寫的都是自己的心事。如果誰在我未來的色彩繽紛水墨畫裡邊看見深藏其中的哀傷，那是因為C。他沒有真正當我的老師，但他永遠是我心中的老師。



■寫作和繪畫一切由墨筆開始。 網上圖片

十位有福氣的朋友

十多歲時已經遠嫁美國，與母親聚少離多。去年母親患重病，卻頑強得不讓女兒回港陪伴，以免阻礙着她休息。母親手術後不到一星期，又再自行上街活動，恢復忙碌的社交生活。有這樣的母親，做女兒的不知省下多少用來安心的補藥費，亦免多少自責。

朋友六，今年七十歲，母親去年才以九十六歲高齡離世。六十九年來她都有母愛，是上天給她的最大祝福。她非常孝順母親，在母親九十歲後從不離開母親寸步，一直照顧着母親。她的母親最大的幸運便是生了這名女兒。

朋友七，今年七十二歲。母親於前年以九十四歲高齡辭世。母親在世時，她與照顧母親的看護輪流守在母親身旁，衣不解帶地侍奉。據說母親走後，她失落得經常走回母親那間已經近乎是「吉屋」，只有一張小床的房子小住，希望重溫她與母親一起的時光。即使自己已經年過古稀，母親又因患了腦退化症而不再認得她，她還是眷戀着母親，那份終生不渝的母女情令人感動。

朋友八，今年七十歲，母親去年九十七歲離世。他即使結婚後仍然與母親同住，一生從未離開過母親。我相信他在年輕時也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會與母親共住六十九年，上天多麼眷顧他。

朋友九，今年七十九歲，母親前年以九十八歲高齡離世。她以前每年都會從外國回港探望母親，近年她曾經說：「母親走後，我可能沒有理由再回港了。」幸而她去年仍然回港，我可以再見到她。

朋友十最厲害，她今年七十九歲，母親則一百零四歲，每天都要她照顧。她不但不以此為煩惱，又或嫌母親拖累她，令她不可以自由在地生活，反而反問世上還有什麼東西比有能力和機會照顧家人更快樂？就是因為她有這種想法，令她這名本來就有福氣的人更為有福。我誠心希望她的母親還會繼續壯健下去，二人彼此相伴更多年。